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死亡的新形象與除權的技術：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的例子

Technique de neutralisation du rapport au monde et nouvelle figure de la mort dans l'État de droit. L'exemple de l'Algérie colonisée

doi:10.6752/JCS.201006_(11).0004

文化研究, (11),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2010

作者/Author : Sidi Mohammed Barkat;金芙安(Anne Guinaudeau)

頁數/Page : 84-9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0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死亡的新形象與除權的技術： 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的例子

Technique de neutralisation du rapport au monde et nouvelle figure de la mort dans l'État de droit. L'exemple de l'Algérie colonisée

Sidi Mohammed Barkat

金芙安 翻譯
Anne Guinaudeau

一、被置於一個矛盾的位置

當阿爾及利亞逐漸被法國合併，無論是行政或司法的合併，被殖民者自動成為法國的一部分。雖然如此，這個條件凸顯了被殖民者作為一個原始力量的表象，也就是一股陰暗與無法掌握的複雜力量，一個沒有接受固定、可預測及掌控之型態的力量。

原住民這一個名稱首先反映出這些力量所代表的形象。這些力量主要特質在於人們將原住民看為反抗規範機制的，因此也反抗那些為了控管體制的接收者所設立的約束。

人們預期，被殖民者進入法國的體制中後，會產生類似化學作用，像是無法融合在新框架中的新物體，而開始產生一些化學反應。無論是較快或較慢的反應，這些反應被認為是無法避免的。與法國體制的緊密接觸也被認為一定會引起被殖民者的一股無形的強烈力量。

在想像中，被殖民者在法國體制中，其原住民身分被展現出來，呈現一股無法掌控的反抗力量。在這種構想出來的背景之下，安全的概念成了一個無比的價值，保安成為優先要達成的目標，甚至是理想，這個目標變成阿爾及利亞殖民國期間持續的特質。從這個保安的理

想，自然延伸出一個將原住民隔離的必要性與有利的處方。因此被殖民者被置於一個很矛盾的位置上，因他被融入於法國體制內，同時他也在這個體制中受拒絕。

二、斷絕人與世界的連結

因此，原住民這樣的再現造成了深層的問題。因為殖民政策似乎總是持續地擔心要如何把殖民者的居住地圍起來並封鎖住。這個空間視為需要保護的空間，且被定義為「另一個地域」。在此地，生命一旦被容許就必會受威脅。所以這塊地不可讓原住民具有毀滅性的力量介入。因此，政府持續關注的行動，就是建構隔牆與築壘，為了界定與保護這塊地域。

但是阿爾及利亞殖民地最奇特的特質就是這道建立起來的牆，用獨特的方式施行它保護的功能，也顧慮到被殖民者繼續存在領土上的狀況。的確，殖民政策的目的並非是除掉被殖民者，但是它要將被殖民者關在自己的身體裡，抑制他們。雖然牆造成一個分隔，它並不攔阻身體被接收。牆把這些明明身體還在領土內的被殖民者隔離在外。殖民政策藉由這方式製造出一種被殖民者實際存在領土上的假象。如同一個魔術師，政府成功在排除被殖民者的同時，還以他們身體的顯現維持他們的能見度。

最終所追求的目的看來不是被殖民者的純粹消除，而是他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之抵消。這樣的抵消不是透過身體的消滅，而是透過一系列創造出來的奇特方法，無論是藉由公安或行政的管理。這些作法的實踐將成為法治國家的特徵，並改變了其本質。

三、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

這樣看來，在外表上看似和平的狀態下，爭戰以一個新的形象出現了。被殖民者所受的忽視，以及他們所受的抑制、排除、滅除，皆是出於戰爭的作為，但被殖民者的身體之治理令人誤以為我們在和平的狀態下。阿爾及利亞的景色深受這個充滿矛盾的緊張拉扯之影響——戰爭鑲入和平中，和平摻入戰爭中。這個矛盾拉扯的主要結果

就是治理政策所追求的穩定情境，永遠無法完整落實。

這場戰爭顯然以一種特別的型態存在。它無法帶我們落幕到一個清楚的結果。任何戰爭最自然的結果，就是和平。但和平是被鑑定為已達成了。因著和平摻入在戰爭中，戰爭獲得一種永續的性質。這是為何戰爭不僅關乎每一個被殖民者，直到他生命結束，而且還關乎他的出身。被殖民者後一代的命運已刻印在這個戰爭與和平永續的雜交中了。

四、被殖民者：一個含糊不清的事實

戰爭與和平並存。這個奇異的混合造成了一個奇特的法治技術，其效用特別驚人：被殖民者從現實與世界刪除，但又不全然消失。這個被發明的鎮壓兼保存的技術因此必須奠基在一個雙重性質的人，是一個又熟悉與相似又疏遠與怪異的形象。

殖民的再現比我們從第一眼看來複雜得多很多。它沒有把被殖民者全然當作一個「怪物」，也並沒完全把他看為一個人。這個再現承認被殖民者屬於人類，但認為他沒有或還未完全達成人性。這個想像中的「未完成」狀態使得被殖民者成為一個含糊不清的事實，被視為一個屬人類但又逃脫人性的人。

從這個觀點出發，鎮壓被殖民者但不毀滅其身體的作法似乎很合理。被殖民者的非人性之成分被保持在世界以外，但身體被保存，因在想像中它是一個容器，能在未定的將來接收「未完成的」人性。總之，殖民的再現倡導了某種衡量被殖民者的「人性價值」之量表，且規範被殖民者跟領土、領土上的事物（就是在此被建立的世界）的互動模式。

五、世界的誕生、人的主觀性以及理性

因此，殖民者所擺設的布置不僅基於被殖民者屬人類的宣告，他們還組合另一個思維，就是被殖民者的人性化過程還未完成。而取得進入世界的門票，需要獲得一個受理性指導的主觀性，這被認為是一個必要條件。但這份理性又限制於屬歐洲文化的人，所以被殖民者自動被奪

走這個入門票。殖民者認為被殖民者陷入不節制，是因自己的文化造成的，因此他們被不理性的力量淹沒。按照這個理論，被殖民者被動接收一些原始傾向的影響，被盲目的慾望攔阻，以致他們無法讓領土成形，因此阻礙他們讓世界進來，例如**透過接受相異性，就是生命的基礎**。

六、無處可待

在這個政策所定的框架裡，身體被想像為一個能迎接還未完成的人性之容器。因此身體變成只是一個鎮壓和禁閉被殖民者的狹窄空間。被殖民者的身體在領土上，但他實際上缺席——透過身體，被殖民者從領土上被拔除，以及切斷他跟領土與世界的連結。也藉由身體這道門，被殖民者被推出世界，這一扇門關上了，就使被殖民者無法全然地存在於領土內。從這個角度看來，身體的在場反而顯示了人的缺席。身體變為吞沒被殖民者的陷阱，使他與世界隔絕。

藉由兩個相反的步驟被殖民者被限制於自己的身體。這兩個步驟發展到能把他固定在自己的身體本身。第一個步驟，起初也是最單純的，就是土地的占領。土地的掠奪把被殖民者趕走、驅走，從他的空間上拔除。這第一個步驟似乎把身體放置於國家的領土上，而國土只不過是被徵收的土地的形式化。再來，被殖民者再度被驅走，這次是從領土被驅逐。他失去了自己的空間，無法充分地、在領土上投入自己的精神，因此被困在自己的身體中。或者，用另一個方式說，因為土地被奪走且被趕出世界，被殖民者無處可待，雖然他的身體還存在於領土上。他的處境是一個無法期待任何「可能性」的人了。

七、殖民管制，一個空間的管制

接下來，政府採取的措施不是毀滅被征服的被殖民者或者剝奪他們的土地，因為多數已轉為國土了。它所針對的轉變為身體——被殖民者與領土之間的交集點。政府針對這些交集點所構成的接觸區。總之，它的目的是平息被殖民者存在的區域。而被殖民者的身分被局限

於身體，所以由此能達成平息區域的目的。

但是什麼叫做平息區域或平息接觸區？主要的意思是：被殖民者與領土的聯繫只限於外在的接觸。被殖民者與世界上的人事物之聯繫只是客觀的距離上的接近，也就是說，只能是物理上的靠近，其中並不牽涉到任何人主觀的投入與承諾。從這一方面，殖民的管制是一種空間的管轄。

被殖民者無法參與世界將土地塑造成領土的過程。他的身體像一個軀殼，也像領土中的一個皺痕，界定限制與局限他的空間範圍，因他被禁止進入世界與其領土的塑造過程。

八、殖民制度的基本原則

因此，被殖民者所占的空間是以自己身體為局限。他在這個範圍內活動，所以他身體的移動也牽引空間的變動。如此看來監禁的空間是以矛盾的特質顯現，它是個抽象的事實，是從領土刪除的事實，被孤立化與視為領土以外的，但實際上屬於領土的事實。它從領土被區分、隔離，但在距離上並沒有離開領土。

我們從其中見識到，殖民政策並不是為了限制而限制。它的措施只有一個目標：平息被殖民者與領土的連結，也就是把殖民者僅局限在自己的身體。在這個計畫中，身體的管理直接影響領土作為抽象空間的組織，遠遠不理會被殖民者對制度是否有主觀的支持。身體的馴服一旦有了效果，當被殖民者成功地被僅僅關在抽象的空間時，壓力不會消失，但稍微減弱點，變得較不明顯。

被殖民者所在空間的區隔，依照一種特別模式，使得他能在殖民者占有的領土上繼續存在。這種空間的區隔就是殖民制度最基本的原則。就是這原則使族群之間的區分永遠無法消除，同時又使得他們的身體能在同一個空間裡並存。

九、在場的缺席

自己無法成爲參與者。爲了創造這樣的斷裂，被殖民者能進入世界的那扇門被堵住了。殖民政策的措施逼著被殖民者發展出一些局限於自己身體的生存模式，雖然身在領土上，但囿限於沒有品質的空間。顯然，被殖民者無法從「生物」或者「動物」的定位跳脫出來，是因著他被禁止進入領土形成過程所建立的世界。

一旦被殖民者被禁止進入世界，他無法徹底屬於領土或者參與生命所需要的生活層面。因此他的客觀與具體「存在」遮蓋了他實際和深層的缺席。身體與領土的連結可以傳遞一套言論、一連串的言詞與畫面，引導與抓住我們的視野及思維，而使我們忽略最重要的，就是被殖民者的「在場」並不表示他存在。

透過身體，被殖民者像是展現自己的實體存在，讓人們不需思想他們真實的狀況。因此，單純的存在，就是眼睛所看見的在場，以及實踐生命所表現的存在，這兩種存在方式被混淆在一起。

十、無共同體的鄰近

我們還必須強調這個層面。雖然被殖民者在領土上，他卻從世界上被遺棄了。他不僅無法接近事物，他還無法與其他人在一起。被殖民者只能被迫接受在殖民者領土上所形成的世界，對他來說是一個陌生且與他無關的世界。事物組成一個整體而構成世界，但是對他而言，這些事物的意義不是透過他與事物的關係所構成的意義，就算他參與了這些事物的製作與建造。他用來指這些事物的字言只反映著一個「死的意義」。

總之，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物似乎必須忽視他，必須以消極的方式當作他不存在一樣。並且，他與其他人之間，尤其是與殖民者之間，有一道深深的鴻溝，雖然大家的具體存在似乎保證了他們在同一個空間中的共同融入。一個鴻溝是一個無法測度的鴻溝，不可與一個能測量的間隙畫爲等號。與其他人的連結如此只能成爲一個沒有共同體的鄰近關係，也就是一個沒有內涵的關係。

十一、一個無定點、無世界、無共同體、無歷史的人

這個狀況造成嚴重的後果。首先，它牽涉到生死的基本問題。被殖民者的情況，的確是一個不可生於世界的人。不可生於世界，導致他也不可死於世界裡。因為他與世界沒有連結，算是世界以外的、缺席的，因此他也無法有始有終，有生有死。雖然具體生存於領土上，但被殖民者不存在，他被關閉在一個無法達到存在的景況，永遠被排除在存在的可能以外。如此，他被降低到一個無定點、無世界、無共同體與無歷史的情境中。所以他只與一個客觀的領土有關連，是一個同質的空間，沒有內涵以及空虛的時空。

十二、被殖民者不會死，只會消

讓我們強調這個問題。被殖民者被描述與再現的方式蒙蔽了針對他所施行的政策之效應。這個政策不是要避免他存在於領土上，而是要讓他單純的「存在」，只是單純存在於這個與世界連結的領土上。由於被殖民者繼續擁有一個與領土實體的連結，人們並沒有看見能給予他與領土真正存在的關係，早已被拆毀了。這個關係的內涵因此無法實踐，因為這個內涵來自每一個人能在領土上投射自己以及被世界——和世界所形成的領土——迎接的前提下發展。

因此，我們可以說，是連結生命與死亡之間的世界被切斷了。被殖民者是來到領土上，並沒有出生在世界上。在某一方面，最終無法完成的是走往死亡的一個自然道路。被殖民者被禁止出生的同時，被禁止死去，因為要死去的生命其實根本就已經不存在著。他是缺席的。

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它讓我們理解，當被殖民者抗拒他被賦予的情況時，或者當他開始有威脅性的樣子時，政府可以激烈到把他除滅掉。這種除滅在某一方面不能被視為謀殺，因為被殖民者根本「沒出生」。身體的毀滅不能稱呼為一種處死，因為被殖民者無法「死」，只能「消失」。消失，就是不再顯現了，不存在了，不出現

於眼前了。身體的毀滅，從這角度看來，似乎像一個能預料到的生物運轉的自然停頓。從外在來的暴力行為不碰觸到核心，只是讓一個身體消失而不是謀殺生命，不是處死。

十三、不配得生或死

人死去乃是因為他存在。當存在的機會都被奪取了，就如被殖民者一樣，死亡不再是一個可能的事了。若情況看來要求他消失，他可以隨時消失。人們把他消滅，但是並非謀殺他。被殖民者身體的在場，其身體在領土上的顯現，最終展現他真正的定義：身體創造一種無底的背景。被殖民者被放置於一齣政治體制所導演的背景戲，導演主要目的是讓被剝奪生命的身體繼續移動，像是它們還有生命一樣。被殖民者被剝奪的，是生死之間所產生的緊張關係，也就是生命動力的來源。禁止他融入世界就是首要的措施。這種措施把他從這個緊張關係抽離出來，使得他不但不配得生命，也不配得死亡。

十四、名字，一個沒有內涵的標籤

在這種連出生的權力都沒有的狀況下，被殖民者的名字變為只是個標籤，失去了它用來指稱活人的功用。他沒有名字，因為他並不需要顯現或讓人認識。被殖民者有一個不能稱為名字的名字，且因此他無法出生於世界，他無法經歷死亡。連死亡的權力都沒有的他，什麼都不是。而他的身體，雖然存在於領土上，只是個客觀的實體。這個實體的毀滅似乎是合理的，因為對於保全與世界的穩定被視為一個威脅。

作為一個「什麼都不是」或不存在的人，被殖民者只能遭受一種待遇：同情與關心，就如被認為有敏感度的動物會遭受的待遇。他在一個沒有品質的空間裡禁閉，使得他在某一方面被塑造成一個受調整與馴服的動物，能符合社會生活的要求，也就是世界的要求。但是除了在這種型態顯現之外，若他想強制闖進世界，人們會把他當作一個極大並且需要消滅的威脅。